



# Indirect Mutualism

邱文傑的台灣建築語彙建構之路



TEXT by 陳昭恩  
PHOTOGRAPHY by 楊雅淳

## 間接共生：從七條通到芝山山屋

委身芝山岩南側巷弄裡，緊臨名山公園的「山屋·芝山」，邱文傑建築師在此舉辦他的建築個展《間接共生 INDIRECT MUTUALISM》，他以鐵皮屋、騎樓、屋頂平台、巷弄文化等台灣街頭常見的建築元素，運用現代建築的手法錘鍊集結在山屋這個作品裡，這件鋼鐵外牆與柱樑，堅實滿焊帶著粗獷生猛的建築語彙，用以傾訴他對台灣四、五十年益發濃厚的情感，同時也交代他建築領域超過 30 年的階段總結。

醞釀多時的作品個展，邱文傑帶著事務所裡的年輕建築人創立「A x B 建築工作室」籌辦，結合山屋的空間，首先在展覽中設定兩組動線：先以僅一人通行的旋轉梯把人帶往二樓，白色薄幕包覆的展間白幕上，影像播放台北街頭的片段，登上三樓後的閱讀角落桌上分別是《台北人》、《家變》、《七等生全集》等書，「這裡談的都是我的精神糧食！」他自白說出從小，台北城市就是他的文化

蘊養的培養皿；另一組動線利用折梯通往各樓層，訴說他一路求學、執業、創作的歷程，能清晰看見邱文傑從乾澀到厚實，從種子到逐漸茁壯的建築論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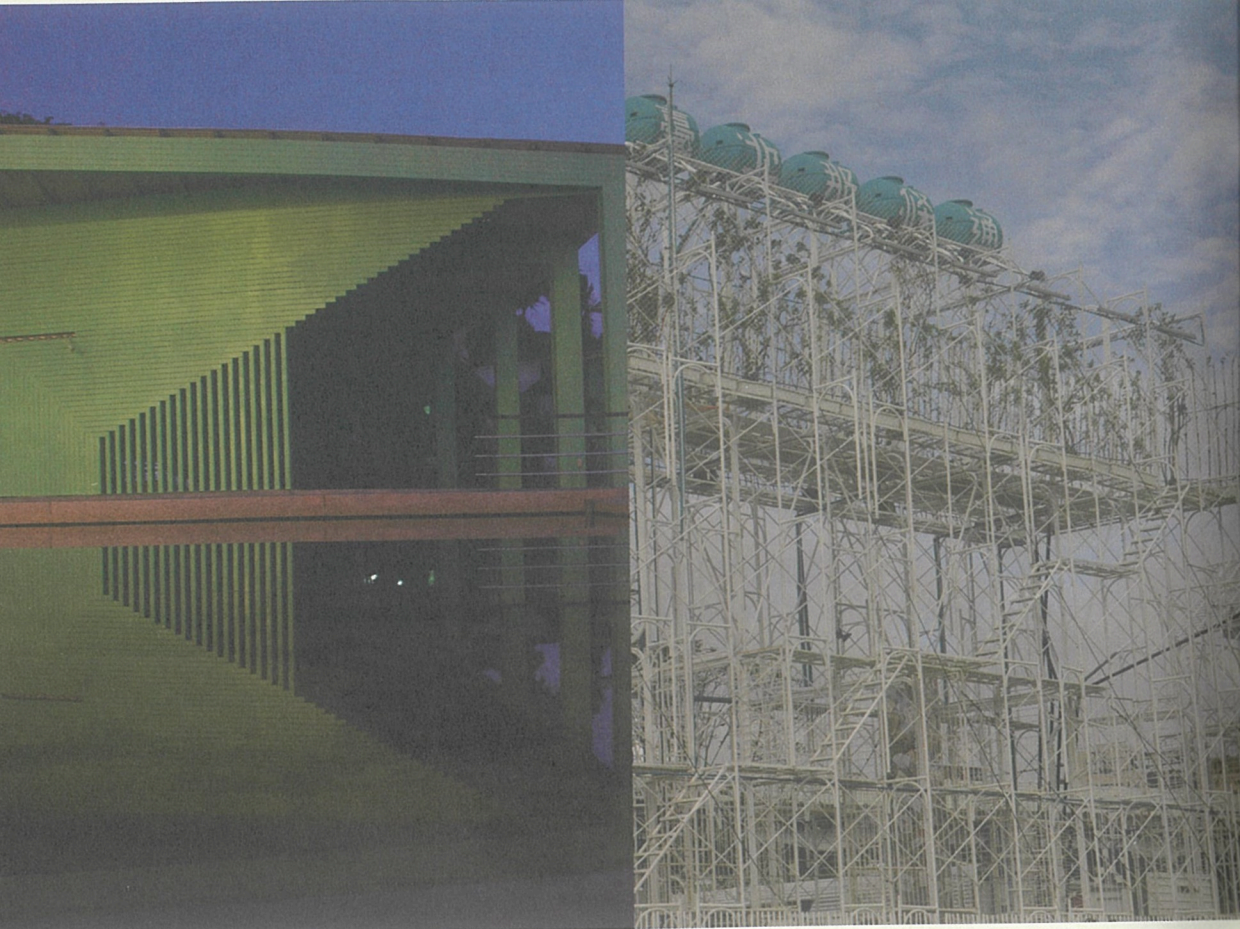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兩條動線行走的地方，你看得到見兩組空間卻彼此不相通，這就是我所謂『空間的共生，間接的關係』。」即使是可以踏著地板，摸著壁面的實感，邱文傑帶著抽象且哲學的動線鋪陳，陳述他多年來在不同時期因著環境、閱讀、歷練、摸索再積累所呈現出來的作品軌跡，洗練細緻的設計手法下，企圖伸張台灣獨特的有機奔放的在地特質，變成他創作靈魂裡無法掩蓋的情愫，背後想放聲吶喊的意志。

### 成長記憶 便是建築 DNA

山屋玻璃屋一隅，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小說本正好攤開的

篇章寫道：「中山北路的玫瑰花店長，常年都送來上選的鮮貨，整個夏天尹雪艷的客廳都細細的透著一股又甜又膩的晚香玉。」文句中說的正是邱文傑父親，當時在中山北路與七條通口經營的花店。當時文豪筆下的市井，條通裡的巷弄生活就是他孩時的日常，這些成了他對都市居住空間的基本印象，在都市快速現代化的過程裡，在成長記憶中總有難以忘懷的景象，「台北的豪宅很多，但是仍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一般巷弄的房子裡，但他說台北要是沒有永康街、迪化街，台北就不見了！」在他眼中，巷弄裡存在構成常民文化的元素，都是訴說台北乃至於整個台灣的文化中，不可被取代的點滴。

在成長過程中，小學時期的課後的遊玩經歷也令他印象深刻。當時他與同學特別喜歡一種在地上畫出區域，兩組人馬分隊對峙的體感遊戲，在雙方劃定的區域裡，兩隊相互攻



1

防，其中的一方先順利逃脫至終點者獲勝。兩方區域為一組相對相嵌的幾何形，雙方各自擁有自己的疆土，有自己前進的路徑，彼此之間有一條界線，「在展覽裡，我說的A、B空間就是這件事，兩個區域，兩組動線，彼此之間有被稱作『X』的介質，像是在山屋的白紗，在新竹動物園及新竹之心就是坡道，在六龜育幼院就是公私領域的動線。」

兒時生活在條通記憶裡，騎樓下的麵攤與花店比鄰而居，

以各自的秩序共同存在尋常的街頭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很微妙，「直接的互動會令人不愉快，太間接的關係也讓人摸不著頭緒。」在兩種相異功能的空間關係中取得和諧平衡的追求，也建立了他日後在建築設計上重要的思考立基點。

### 浸淫西方主義後 轉而向在地學習

就讀淡江建築系時，邱文傑與

同學組隊參加日本新建築雜誌競圖，當時由季鐵男與王華丰老師指導的概念性作品獲得第二名，以無政府狀態的社會主義精神，集結社會住宅、貧民窟的概念占據羅馬的人民廣場，競圖中以色鉛筆繪製的大量違章建築成了他的建築啟蒙。

然而，退伍後考進美國哈佛大學，兩年後順利拿下學位，分別在紐約與洛杉磯的建築事務所工作，四年後考過美國建築師執照；1996年回到台灣旋即

2



3

開業，幾年內拿下數座國內外建築獎項後，他卻在這個時期開始意識到思想上的束縛與局限，「在美國念書的時候，強大的西方資本主義，把我當年在淡江大學學到的建築理想淹沒了。」他坦言在淡江大學獲得啟蒙的社會主義觀念，到美國念書期間來不及茁壯，就被西方主義所覆蓋，即使回國後開業，大量的產出作品，對他來說，建築語彙、文化視野、建築思想是別人的，他意識到大量複製西方建築理念後的困窘，企圖掙脫這些枷鎖的念頭

讓他必須建構新的方法論，「我要跟本土學習！」

因此，2006年開始，邱文傑在南投桃米社區以C型鋼建構了一座亭子，這是他以輕鋼架詮釋台灣在地文化的起點；接著2008年，他受楊德昌《一一》電影啟發而創作出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台灣館的「被忽略的微空間」展；2011年在台北華山大草原的「台北那條通」大型裝置，更是他對台灣巷弄文化的「新聖性」、「混合共生」的投射作品，「我回望我的成

長過程，白色鷹架對我來說是神聖的教堂，訴說市井小民的巷弄人生，或許不像紐約、巴黎那麼高雅，可是台北的混合性對我來說非常迷人。」

1. C型鋼亭，2006。邱文傑首次全面性接觸社會設計，921地震後受邀在南投桃米社區以C型鋼作為樑柱牆，是他自美國返台後幾件以西方建築手法獲獎後的自省作品之一。2. 台北那條通，2011。邱文傑以兒時在七條通成長的記憶為始，將他在台北生活中觀察到城市繁華背後的看似平凡、雜亂、衝突等元素，運用鷹架、貨櫃等尋常材料構築成烏托邦式的大型裝置。3. 新竹動物園，2019。邱文傑翻轉動物園既定印象，以類樓地的手法擴大動物生活的場域，重塑園區內空間、場所的機能，讓百年的動物園在城市與人們的記憶中得以延續。

2013年雲林農博的「時尚伸展台」，他自稱是件「很狂野的作品」，像是要西方水晶宮抗衡一樣，以台灣路邊傳統棚架搭起的巨大空間，他再度以「新聖性」結合「在地性」進一步詮釋國際化的思考路徑。隨後也包括在北美館、台北民生公園、大湖公園的裝置創作，以及參與2015年「台北城市設計展」擔任共同策展人。這些年間他以匍匐前進的姿態，一邊沈潛一邊推敲，回望他在台灣在地的、輕的鋼架構築、亂的巷弄文化，藉由這些無為的設計，貼地思考摸索，重新體會真正的台灣價值。

### 各自完整 才是共生的真義

「台灣這20年來，鄉土還是戰勝了現代性，此刻我們需要的正是更堅強的現代性去支撐城鄉的情懷。」邱文傑在他個展的手冊裡寫下這樣的句子。而20年來他積極從本土文化汲取建築養分，笑稱台灣這些年來的改變不小的他也不斷地提醒自己跟上這些改變，他指著當年足以作為成名作的「新竹之心」作品照片，說起睽違20年的改建計畫，他將拆掉當年自己規劃的玻璃橋體，重新釐清行人與城市之間的關係。

他認為台灣的鄉土固然令人著迷，但是要跟世界對話還是要帶著現代性，長久以來大家常關注的鐵皮屋、騎樓等「問題」，他以「都市鍊金術」這個概念試著回答：將鐵皮的金屬材料重新拆解組構，化為樑柱等元素重新詮釋成為專屬台灣的建築語彙，而這些建築手法並不是企圖去取代常民生活的現況，而是呼籲在新建建物時，身為建築專業者可向日常在地的物件學習，找出土生土長的台灣形式，而非效仿他國。此觀點自2006年C型鋼亭，他就不停歇地在其中探討各種可能性，例如即將完工的「中國醫藥大學教學行政大樓」案更加純熟升級運用他的論述，輕量化的鋼結構與不同透度的玻璃，構成建築雙層外牆也更進一步改善其物理環境，將當代的氣候議題納入，規劃成未來可供師生使用的電梯、樓梯等垂直動線與水電管道間，加強通風與採光等機能，儼然就是白色鷹架的華麗旗艦型。

而「六龜山地育幼院」更是一段長達12年南北遠征，新建築催生的過程裡，每兩週一次與育幼院的師長、院生交流，對他來說已經是一種生活儀式，遠離都會塵囂走進偏鄉，為孩子們蓋新家這件事，在這些年

成了他心境上的救贖。育幼院的教堂，是一座被行政、住宿單元包圍的鋼構建築，輕鋼構拱型屋頂結合鋼筋混凝土樁，與外掛木製雨淋板外牆，是他一向的輕質與混合的表徵，以及長年推敲的鐵皮屋建築構件再進化的建築語彙。教堂的內部空間顧及主堂的公共性，以及平時院童生活客廳的多功能性質，在神聖與日常之間找到間接共生的平衡，而內聚在日常生活裡的精神性，邱文傑更希望藉由這股凝聚力，鞏固院童們的內在核心價值，在他們成長後，成為面對未來勇往直前的一股助力。

最後，「我很喜歡每個人有自己的生活秩序，同時也跟別人互相交錯，但彼此不會互相干擾。」邱文傑回應展覽主題「間接共生」，異質性的兩個空間的設計操作，也如同他看待不同的群體如何共生，無論是自己或是他方，他認為主體性必須明確、完整，才會產生自己的秩序，在空間中產生出自己行進的動線；個體必須夠完整，才能談到與他人產生連結，甚至是台灣，「你我都各自完整，我們才會有好的關係，才能和諧地共生！」⑦

六龜山地育幼院新院舍，2020。邱文傑長達12年南北遠征的新作品，行政、住宿單元圍塑的中心是一座屋頂為拱型鋼構件的教堂，信仰核心與起居動線共存，邱文傑更希望藉由建築所形塑的內在凝聚力，成為院生們成長的一股助力。

